赤雷 著

红楼梦中的智慧

國學

《红楼梦》是一部秋水长天般空灵而悠远的智学书，读者在真与假，出世与入世，生与死，爱与恨，理想与幻灭，梦幻与现实这些蹊跷的追问与体证中，体味小说与智学浑然一体的那份情致。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

需要全本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中的国学智慧 / 赤雷著.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87-3091-3
Ⅰ. ①红… Ⅱ. ①赤… Ⅲ. ①《红楼梦》研究 Ⅳ.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5002 号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华文经典 悦读汇
执行策划 段 洁
责任编辑 李天卿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红楼梦中的国学智慧

赤雷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130062
总编办 /0431-86012927 发行科 /0431-86012939
网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70×240 1/16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前 言】

世界上有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有些问题是不可回答的。可以回答的是形而下的问题，不可回答的是形而上的问题。如果谁要对不可回答的问题做一个回答，那么最好的答案便是问题本身。比如屈原的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又比如张若虚的问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又比如苏东坡的问题，“明月几时有”；又比如元好问的问题，“问世间情为何物”；又比如《红楼梦》提出的问题，“开辟鸿蒙，谁为情种”。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回答的。对深邃宇宙的追问乃是对立足之境的沉思，对幽渺历史的追问乃是对当下的沉思，对长久人生的追问乃是对此岸人生的沉思，对人间真情的追问，其实是对自己沉思的沉思。这些问题的最好回答便是：屈子问天天问人，月光如水水如天。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哲学家才担得起“诗人”这两个字的称号，真正的哲学乃是把人带入那种理性探索与深邃沉思当中的学问。

《红楼梦》是说不尽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

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不过千万不要以为曹公在故弄玄虚，千万不要以为曹公在自我炒作，因为曹公的问题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不可回答的。

《红楼梦》是很有感染力的。我当时初读《红楼梦》的时候，就为宝黛惆怅了一两个月。全书大旨谈情。宝玉自己被打得半死不活的了，还担心黛玉为他而担心，叫晴雯送去一块手帕，这种对担心的担心，究竟有多少力量！林黛玉也一样，她为晴雯不开门之事哭得小命也不想要了，却把“狠心短命”四个字强咽下去。除了爱情也有亲情，贾母把黛玉一把搂进怀里，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黛玉也哭个不住；宝玉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摩挲抚弄他，宝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道短的；就连死板着脸的贾政，大观园试才，也不禁流出一点得意。难怪脂批多次说“余几几失声哭出”，说“普天下幼年丧母者齐来一哭”。除了爱情也有友情。贾芸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却得醉金刚倪二的救助，与薛蟠大动拳脚的柳湘莲却在薛蟠遇难的时候及时出现。《红楼梦》的书里书外对这些情谊都很珍惜，珍惜到连珍惜也有点承担不起，于是便有了无可奈何的人生焦虑。情之为情，多半美中不足，好事多磨。时过境迁，往昔的情谊还在吗？这方面的焦虑要属林黛玉最为深刻，对着“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不住地发问，“明媚鲜艳能几时”。这种人生焦虑，或者说人生的危机感，迫使人们从哲学的沉思当中寻求解脱。这就是曹公所说的“以情悟道”了（参看甲戌本第五回）。

禅书《五灯会元》里有个故事说，有个老太太供养一个和尚达二十年之久，她建了一间庵堂给和尚修行，并且每天派人给和尚送饭。二十年过去了，她很想知道那和尚修行的境界，于是找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少女去送饭，趁送饭时坐在和尚腿上，并热烈地拥抱和尚。少女依计而行，但和尚毫不为所动，只说一句：“枯木依寒岩，三冬无暖气。”少女回来把和尚的话转达，老太太怒了，说：“二十年，只养了一个俗

汉！”立即跑上山去，把和尚赶走，并放火把庵堂烧了。这则故事说明了，一个没有人类情感的人也是不配参禅悟道的。一个人真要悟，就不能对人间情感置若罔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能感情充沛的诗人才能当得起“哲学家”这个称号。

所以，《红楼梦》乃是对人世人生做一种诗性探讨的书，是一部秋水长天般空灵而悠远的哲学书，是一部关切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小说，也是一首探求逍遥解脱的诗。我们读红楼就是要展现真与假、出世与入世、生与死、爱与恨、理想与幻灭、梦幻与现实这些背后深邃的追问与体证，体会诗与小说与哲学浑然一体的那份情致。

夏日炎炎，芭蕉冉冉，恨不能像甄士隐一般去太虚幻境走一遭回来，哪怕只见到那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也好。遂把几年来的读红心得选出来，集成一书，以飨读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禅宗的妙悟：禅在红楼第几层…… 001

1.1　以情悟道：《红楼梦》是最彻底的禅宗 /003

1.2　处处机锋：《红楼梦》的众多妙悟 /006

第二章　天人合一：佛道双修的警和幻…… 013

2.1　迷海慈航：警之以幻 /015

2.2　天人合一：青春诗意与天道循环的交融 /019

2.3　“天人对立”与“天人合一”的背谬 /023

第三章　内圣外王：曹公的创作缘起…… 025

3.1　枉入红尘：自悔而成 /027

3.2　内圣外王：曹公的人生论 /030

3.3　补天济世：曹公的创作缘起 /034

第四章　禅宗与陆王心学的双重代表：贾宝玉…… 037

4.1　吾心即是宇宙：贾宝玉的“明明德” /039
4.2　色空不二：贾宝玉是什么样的情圣 /046
4.3　顿悟成佛：宝玉的灵性 /052

第五章　道家世外仙姝的化身：林黛玉…… 057

5.1　逍遥物外：林黛玉的哲学 /059
5.2　天籁之音：林黛玉的诗才 /064
5.3　吸风饮露：林黛玉的灵心慧性 /073
5.4　冰雪绰约：林黛玉被冤枉的感情世界 /077
5.5　自然之美：林黛玉不可复制的美丽 /083
5.6　无为之为：林黛玉的管理才能 /085
5.7　顺其自然：莫怨东风当自嗟 /090
5.8　附录：林黛玉是个小性的人吗？ /096

第六章　儒家牡丹花式的王者：薛宝钗…… 099

6.1　治国平天下：薛宝钗的胸怀 /101
6.2　停机断丝：薛宝钗的娇羞与青春热情 /105
6.3　博学宏才：薛宝钗是老子学生还是孔子学生 /111
6.4　爱有等差：薛宝钗是个冷美人吗 /116

6.5 高山流水：黛玉宝钗友耶？敌耶？ /120

第七章 儒释道的其他代表人物…… 127

7.1 凤凰涅槃：梅花大士妙玉 /129

7.2 魏晋风骨：史湘云的哲学 /139

7.3 鞠躬尽瘁：怡红院的贾谊——晴雯 /146

第八章 非主流哲学的反思…… 151

8.1 法的精神：王熙凤的法家精神 /153

8.2 小乘佛教：自了汉贾惜春 /160

8.3 古典情怀：焦虑与矛盾中的贾政 /166

第九章 红楼智慧与人生修养…… 171

9.1 修养是人生的内在要求 /173

9.2 万物静观皆自得 /180

后 记 还我一本真实的《红楼梦》…… 187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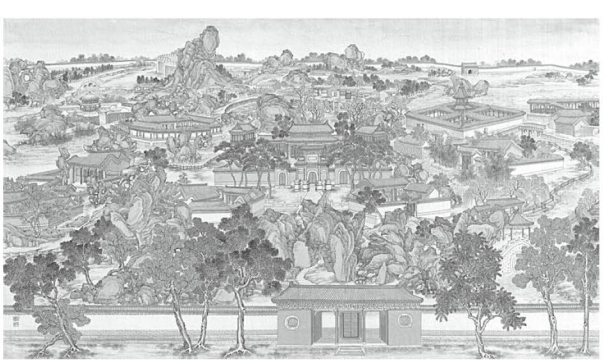
禅宗的妙悟：禅在红楼第几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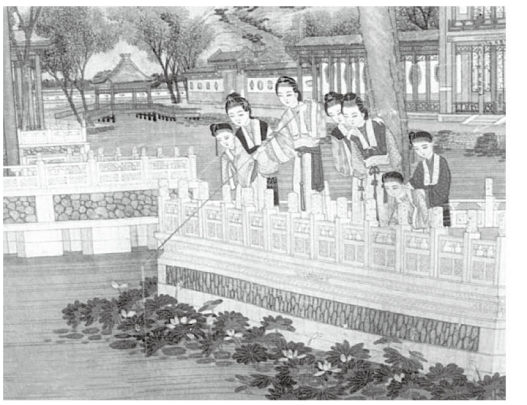
《红楼梦》中的机锋可谓举不胜举。机锋有命中注定式的巧合，这是众生的缘分；也有佛法悲天悯人式的创作，是禅宗的普度众生的内在愿望。这些大大小小的机锋又夹杂着无限的人生焦虑，因为如果没有那么深刻的人生焦虑就不会有解脱的紧迫，就不会有强烈的高境界的期待。

1.1 以情悟道：《红楼梦》是最彻底的禅宗

《红楼梦》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与禅发生联系的。这种古典哲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并不是禅宗出现以后才有的。冯友兰先生说禅宗是空宗与道家的结合，这是很有见地的。早在老子就有说“道可道，非常道”。《庄子》一书，从写作目的上看，当然是一本哲学书，却被后人称为“第一才子书”，也是当之无愧的文学作品。古代的文学作品，如楚辞的《天问》、唐诗的《蜀道难》与《春江花月夜》、唐宋散文中的前后《赤壁赋》以及宋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好就好在那些对宇宙、对人生深邃的追问上。但具体反应了什么哲学？又很难说。也唯其难说，刚好体现了“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义不可说”的道理。

《红楼梦》中，香菱学诗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香菱说：“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有口里说不出





来的意思”就是严沧浪所谓的“非关书”、“非关理”了，“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就是严沧浪所谓的“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香菱的这番见解得到大观园第一诗家林黛玉的肯定，也得到了宝玉、探春等人的肯定，也就是得到了曹公的肯定。可见，《红楼梦》就是以这种方法来写作的。可见，文学作品不能离开文化传统而存在，《红楼梦》也不例外。

上述的这种古典哲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正是中国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在西方，哲学家认为文学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游戏，文学家则认为哲学不过是故弄玄虚的推理。这样的哲学很容易成空话，这样的文学很难深邃。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分析人物性格，分析来分析去，到弗洛伊德的出现，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莎士比亚、歌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终究流于滥情，革命现实主义者则成了说教。到卡夫卡，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但由于西方没有这种理论的指导，也终究是昙花一现，难成气候，其他现代派的作家仅是末流了。

现代某些的文学评论家，一讲起禅宗与文学如诗、散文、小说的关系时，总是抓不住这个关键。这些人要么就强调禅人与诗都是“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的，要么就说有几个禅人会作诗。其实“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者不仅是禅人，也不见得禅人特别这样。事实上，如果禅人特别强调这个山野情趣，而厌弃人世，则违反了禅宗的一个著名论断，即“极乐就在今生，极乐就在当下”，所以“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不是禅人的主要特点。

“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是一个诗派，不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得禅人这方面的诗是最好的。历史上，“采菊东蓠下”的陶渊明、与敬亭山“相看两不厌”的李白，都不是禅人。诗歌当中的好诗也未必都是“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的，如《春江花月夜》等诗写忧伤的，也是好诗。可见，“甘于淡泊，自乐于闲适，又富有山野情趣”也不是诗歌的主要特点。

所以如果从现代那些文学评论家的观点看，只不过有几个禅人会作诗而已，只能说明这些人博而不专。这些禅人，身为禅师，却执著于山野情趣，犯了执著病；作为诗人，又写不出好诗——至少这些评论家引不出来。这样，只能说二三流的禅与二三流的诗是有联系的，真正一流的禅与一流的诗是没有关系的。可见评论文学与禅的关系还真是要找对点了，不然必定导致对文本的误读。

《红楼梦》面世以来，有两种水火不相容的说法，各为壁垒，互动干戈。一种说法认为红楼的主旨是“情”，红楼中有关佛理的，都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讽刺，和尚道士警幻等都代表统治者，红楼就是要号召人民大众起来推翻这些统治者的统治。这种说法割裂了《红楼梦》的内在神理，不免失去原书的文化特质与叙事神韵。第二种说法认为红楼的主旨是“空”，世事不过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佛法要求人们四大皆空，当然感情也不能有。这种说更是不通。如果曹公真是这么认为，就应该出家去了，还没事找事写什么《红楼梦》！

那么《红楼梦》是怎么把“情”与“空”联系在一起的呢？最终“以情悟道”的呢？《红楼梦》一度称引六祖惠能，六祖说过不能执著于有，也不能执著于空，不要以为一出家就万事大吉。六祖的教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逃避，当然也不能对“情”逃避。大彻大悟之后，该担水的去担水，该砍柴的还是去砍柴，所谓“不异旧时行履处，只异旧时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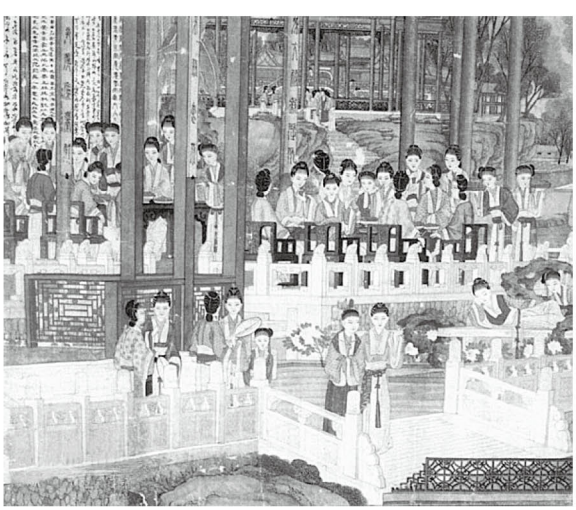
1.2 处处机锋：《红楼梦》的众多妙悟

那么，《红楼梦》一书又是怎么把禅的精神一步步地落实到文本中的呢？严沧浪又有句话“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他是这样论诗如论禅的。我们也可以补一句，红楼梦之道也在妙悟，妙悟是三者的本质特征。《红楼梦》通部书其实就是要迷者一悟，曹公的这个法门就叫以情悟道（参看甲戌本第五回）。但如果有谁要问《红楼梦》要悟什么，那就证明太没有悟性了。西方的学者，比如黑格尔，他认为一般人是很难懂哲学的，哲学只能通过思想、范畴，“或更准确地说是概念”去表达，而表象（情绪、直观、欲望、意志等）是不能表达哲学的。比如你说这片树叶是绿的，就有问题了，你要说这个存在是有个体性的，才真正地理解了这个“理念”。他把作家、传教士与演说家归为一类，说他们的话是最易懂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些人都不能说明真理（《小逻辑·导言》第三节）。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则不一样，他们认为，执著于有是不好的，执著于无也是不好的，要非有非非有，非无非非无，但还不够，因为这些话上是懂了，但未必做得到，所以要妙悟。所以曹公才花十年辛苦，写部巨著，让你喜其中人物之所喜，忧其中人物之所忧，如亲身体验一样，从此顿悟成佛。但曹公可没叫你出家啊，没有叫你斩断情缘啊，一切就看你妙悟了。

妙悟需要机锋。比如书之别名《风月宝鉴》，就是要人“戒妄动风月之情”。这个“风月宝鉴”还关乎一个人物——贾瑞。贾瑞的问题其实可以用一个推理来解释。假设他们都生活在现代，凤姐想利用贾瑞做做坏事，答应给贾瑞以床上之盟，贾瑞也知道凤姐利用她，贾瑞会不会答应呢？依曹公的性格描写，贾瑞肯定会答应！那么贾瑞最想要的就不是凤姐的关心、体贴，所以不是爱，他最想要的是凤姐的女性特征。所以曹公的“风月宝鉴”是要让人悟。悟表面上美的东西（正面的凤姐）也许是最毒的，也是最丑的，表面上最丑的东西（反面的骷髅）也许是最美的。

又如，贯穿全书的一僧一道，僧是“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蓄宝光，破衲芒鞋无住迹，腌臢更有满头疮”；道是“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拖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看似脏的东西，看似丑的东西，可能就是最洁的东西，最美的东西。就是要我们破了分别脏洁、分别丑美的执著。

甄士隐的《好了歌》解，一般被认为是红楼与红楼诸人的命簿，其实它更重要的是机锋。“陋室空堂”与“笏满床”，“衰草枯杨”与“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与“绿纱糊在蓬窗上”，“脂正浓、粉正香”与“两鬓又成霜”，“黄土陇头送白骨”与“红绡帐底卧鸳鸯”，“破袄寒”与“紫蟒长”，形成一对对强有力的对照，极言人事的无常。正是脂砚所谓“万境都如梦境看”也。这个机锋，说得浅点，就是“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



伏”，不必以福为喜，也不必以祸为悲，不必对受福者趋炎附势，更不必对受祸者幸灾乐祸。说得深点就是要人“浮生看物变”，“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际云卷云舒”。

《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修竹之处，隐隐的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门旁又有一副破旧的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里又是一个大大的机锋了。又有几个人懂得“缩手”，懂得“回头”呢？渔夫家的老太婆，有了新木盆、有了木房子应该就够了吧？当了世袭的贵妇人，当了自由自在的女皇，还不知足？这就是贪字变成贫字的道理。机锋的妙处在于这个似乎人人都懂的道理在这个恰当的时机喝你一下。连贾雨村这样的“利迷心窍”的人，也不禁想道：“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我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可惜的是，贾雨村见到了个“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的老僧，就不耐烦了，“仍出来”了。贾雨村白白地错过了这个机锋，他不知道，真正耳聪者往往接近于聋，真正能说者往往舌钝，所答非所问正是机锋，这样的老僧才是“智”才是“通”。难怪脂砚说这个老僧是“是翻过来的”，说雨村“还是俗眼”，他“只能识得阿凤、宝玉、黛玉等未觉之先，却不识得既证之后”。

禅宗所言的机锋是要有“妙悟”的天赋的，林黛玉是最聪明的一个，因此她处处暗藏机锋。第八回，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发现宝玉先黛玉在宝钗那里。林黛玉说：“我来的不巧了，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这句话表面的意思是说，林黛玉早知宝玉先来探望宝钗，她今天就不来了。其实黛玉这话是针对宝钗说的。宝玉和林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这个时候薛宝钗突然出现，带着和尚送的金锁来了，明摆着要与黛玉抢宝玉。难怪脂砚会嗔怪这个和尚，说“和尚在幻境中作如此勾当，亦属多

事”。脂砚只是开玩笑，实际上不能怪和尚，也不能怪宝钗，因为宝钗也是太虚幻境里出来的人，到贾府受人喜欢自然也是她自己有过人之处。此处不免有股“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当然，林黛玉绝不是“周瑜”（《三国演义》之周瑜）般心胸狭窄的妒忌，而是自嘲。本来可以相忘于江湖，现在却只能相濡以沫！不是吗？本来可以在天上相爱的，却要到人间历练。人生中的很多事，殆天数而非人力，谁叫你是绛珠仙子呢？谁叫你就爱上宝玉了呢？偏偏宝钗也是太虚里出来的人！在不知天数时，也就是不知道“阴阳数不同”时，不免“整日纷纷乱”；知道了之后，还“整日纷纷乱”，又何必呢？如果知道定业不能转，还不如“砍头如砍春风”，落得个潇洒呢？其实很多的“整日纷纷乱”，与群蚁扰攘没有太大的区别！禅宗的机锋，有些时候叫你知“命”（业），然后在知“命”中潇洒。

第四十二回，黛玉把刘姥姥比作“母蝗虫”，很多人对此评论说，“封建贵族小姐”看不起底层的劳动人民，也有人说这是黛玉“尖酸”。这又是天大的误会。黛玉如果真看不起“母蝗虫”，那么“携蝗大嚼”的人是谁，当然也有她黛玉自己在内，黛玉会看不起她自己吗？“母蝗虫”取象于“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取象于“鼓着腮不语”做嚼的姿态。这里又暗藏机锋。“母蝗虫”会嚼，在大观园里行乐的人大吃大喝，难道就不是嚼吗，而这些人的嚼与蝗虫的嚼又有什么不同呢？人与蝗虫一样，不过做梦来世间一嚼而已，又何必分别，何必执著呢？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机锋。贾宝玉怕林黛玉与史湘云之间闹矛盾，从中调和，不想林、史双方都不能理解宝玉，这让宝玉受了很大的打击，因想“巧者劳而智者忧”，“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自认为悟了，写首偈子，又附一首《寄生草》。偈子的大意是，你证我证他证意，终究证不个什么东西，越证就越证不清楚，所以还不如不要证。

《寄生草》的大意是说，你与我，他与伊，就这么几个人，愁啦喜啦，亲密啦，疏远啦，瞎忙了一阵，回头想想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机锋很重要，《红楼梦》通篇就是在讲“以情悟道”。“巧者劳而智者忧”，这个论断是没错的，人生现实中，很多东西我们在意了，倒是弄巧成拙。比如爱情，太执著了，连爱情本身也有点承当不起。然而这也大可不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人间的情谊还是可以享受的。三十七回以后的林黛玉至少悟了一大半，这样的黛玉，宝玉是更离不开她了。可惜的是这么好的机锋，宝玉还是没有悟。等到他悟的时候，昔日“湘帘垂地，悄无人声”的潇湘馆，却变成了“落叶萧萧，寒烟漠漠”。

《红楼梦》中的机锋可谓举不胜举。机锋有命中注定式的巧合，这是众生的缘分；也有佛法悲天悯人式的创作，是禅宗普度众生的内在愿望。这些大大小小的机锋又夹杂着无限的人生焦虑，因为如果没有那么深刻的人生焦虑就不会有解脱的紧迫，就不会有强烈的高境界的期待。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所以越是《红楼梦》强调这种焦虑，主题也就越表现得明显。焦虑来自关切，作者不是关切某个理念或者某个故事，而是关切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现实关系、生命形式和命运归宿。带着这种关切，写闲谈取笑，作痴撒娇、拿大压众、撒泼骂街等琐细情态，并没有人认为是无聊，也并没有人嘲笑，而是在生与死、爱与恨中引镜窥影般地点醒读者。作者在历史文化的动态中思考着人生。追求富贵，追求权势，追求名望，这些在我们生活中都习以为常，习以为常便是对的吗？在这里，文学的人文关怀便与禅宗的“老婆心切”的大慈大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禅宗哲学便与《红楼梦》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不过，要是说《红楼梦》的禅宗哲学只是慈母般的关怀，只是冬天的太阳那般和煦，那就又错了。《红楼梦》以最悲凉的虚无回答最热切的期待，以极冷酷的否定回答极深切地询问，所以有“德山棒（云门、法眼两个禅宗支派的祖师，以铁棒著称）”、“临济喝（临济宗的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